

猿人部落

YUANREN BULUO

袁博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袁博

1991年生于深圳。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擅长动物小说创作，被誉为“动物小说王子”。著有长篇小说《火烈马》《大漠落日》《一个深圳的童话》，中短篇小说集《车水马龙》等，在《东方少年》《芳草》等多家刊物发表作品80余篇。

曾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长篇小说《大漠落日》被改编为52集动画片《鸵鸟太阳雷》。

袁博
著



猿人部落

YUANREN BULUO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猿人部落 / 袁博著. -- 石家庄 :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76-6839-2

I. ①猿… II. ①袁…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7348号

丛 书 名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旷野系列

书 名 猿人部落

选题策划	温廷华 董素山	书籍设计	王 鹏
责任编辑	孙卓然 高 瞻	绘 画	花离半工作室
美术编辑	季 宁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电话 010-87653015 (发行部) 传真 010-87653137 (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360 1 / 32
印 张	6.75 彩插 0.12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6839-2
定 价	19.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以猿人变迁为主题的动物小说。

流浪猿群吃掉了幼猿莽一家的过冬食物，莽一家不得不加入猿人部落，跟随它们迁徙到未知的远方。流浪猿群以雷母老猿为酋长，是一个以采集腐肉和野果为生的部落。在这样一个部落里，莽一家沦为最末等的成员。雷母的孙子壮在部落中身份显赫，却意外地成为了莽最好的朋友。

莽一家是一个神秘消失的古老猿人氏族的后代，具有远古文明的记忆。莽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化解了猿群的饥荒，使自己成为了猿群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猿人部落内部纷争迭起，莽与壮之间的友谊逐渐变质……

猿人部落的食物越来越多，但更多的食物并不一定为它们带来美好的未来。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神圣的肚皮	3
第二章 尊贵的朋友	24
第三章 红缨穗	42
第四章 猎叉	57
第五章 孤儿	77
第六章 黄牙之死	100
第七章 流浪猿群	109
第八章 巫术	125
第九章 月亮石	143
第十章 狼灾	164

第十一章 饥荒 186

尾声 201

自然博物馆 猿人 202

我与动物小说一起成长 206



前言

我们很难确知数万年前原始人类的生存状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规范与今天的人类一定有很大的区别，是一种与今天的人类不完全相同的动物。因此，姑且用“猿人”一词来指称这种动物。相应地，在本书使用第三人称时，多采用用于动物的第三人称“它”，而不是用于人类的第三人称“他”或“她”。

这是一部关于猿人的动物小说。

与今天的人类不同，猿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食物问题。食物，关系到猿人部落中每个成员的生存。



第一章 神圣的肚皮

1

雪像米粒一样一撮撮地撒下来。莽趴在洞口，馋馋地用舌头接住了天上落下来的雪粒，居然尝出了一丝甜味儿，好似它最喜欢吃的草籽儿。

“哇！哇！”莽嚷嚷着。它摇起脖子上挂着的月亮石，叮当作响。莽的妈妈咕咚立即从洞穴的石槽里掏出了一把草籽儿，扔进猛犸头骨内；又转过身，在洞外的石壁上抓了一把雪，覆在草籽儿上；随后，把猛犸头骨置于洞内的篝火顶部。

空气中，顿时弥漫开一股好闻的香气。

袅袅烟气，沿着狭长的裂谷，向上升腾……

巨大的山脉伸出一道道由青黑色的山石和浊黄色的泥土拧成的枝干，绵延伸向大地的尽头。深邃的山谷便坐落在山枝最顶端的树杈上。眼下，无边无际的冰雪填满了整座山谷。花与叶都在遥远的秋天落尽了，只留下一列列光秃秃的树干突兀地

插在陡峭的山脊。

在幼猿莽的印象里，它们家一直生活在这里。家里一共有三只猿人：莽，莽的爸爸叉，莽的妈妈咕咚。莽是叉和咕咚的独生子。它们家族过去应当有过其他成员，但莽从未见到过。在这里，春天可以捕野鸡，夏天可以采草籽儿，秋天可以采摘足够的坚果度过一整个冬天，食物丰足。这个小型的猿人家庭便一直在这个山谷里活动，渐渐地与外界隔绝了。

猛犸头骨咕噜咕噜地响起声音，草籽儿熟了。咕咚一把将莽抱回了洞穴，这对母子臃肿的体态显得与这个以饥谨著称的冰川时代格格不入。

食物的香味将叉引了回来，它扛着一柄树杈制成的猎叉，猎叉上挂着一条小小的鱼。叉凑向猛犸头骨，把食指伸进热气腾腾的烟雾中，急不可待地拈起一撮草籽儿。

“叭！”一个耳光落在了叉的脸上，咕咚恼怒地把丈夫推到了一边——草籽儿是为儿子准备的，叉自然没有权利分享。咕咚掂了一下猎叉上的小鱼，不满地哼哼着，把小鱼丢进煮东西的猛犸头骨中。猛犸头骨又咕噜咕噜地响起了食物的声音。

叉搔搔头皮，惭愧地重新扛起猎叉，向洞外走去。它知道，它必须去猎取更多的食物。在万里飘雪的冬季，凿开冰面

捕鱼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叉踱到洞口，微微探出头。但它马上转身回来了，跟在它身后走入洞穴的，有一只、两只、三只……

食物的香味不仅将叉引回了洞穴，也引来了一大群不速之客。猿人对食物的嗅觉格外灵敏，因为那种暖暖的、泛着阳光味道的炊烟气味，与浸在各处冷冷的、麻麻的冰雪味断不相同。有烟味，就有同类的定居点，就有食物，这是流浪猿群的生存经验。

转眼间，五十几只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披着沾满草渣、枯叶、尘埃的长毛猿人都拥进了洞穴，使原本对一家三口而言很宽敞的洞穴显得拥挤不堪。

“呜噜噜——！”一只毛发花白的老年母猿伸出手掌，嘴唇夸张地摇晃起来。它的脑壳上盖着一个张着八叉大角的鹿头骨，使它的样子显得更加特别。张着八叉大角的鹿头骨，正是这个部落里的酋长冠冕。

“呜噜噜——呜噜噜——！”其余的猿人也摊开手掌，跟着发出相同的叫声，此起彼伏，在狭小的洞穴里回声悠悠，显得很有一番气势。

莽听不懂它们的叫声，茫然地望着它们，这是它第一次见

到除父母之外的同类。

咕咚从洞壁的石槽里取出了一些过冬的坚果，分散给这群陌生的同类。它觉得，它们可能饿了。又则取下了挂在洞穴顶部的一块干肉，递给它们。款待来客，是叉和咕咚族群一贯的传统。尽管，已经很久没有同类造访这里了。

流浪猿人们拍拍地上的灰尘，席地而坐，迫不及待地抓起坚果和干肉大嚼起来，露出黄黄的丑陋的牙齿，不时从嘴角流下一串串亮晶晶的唾液。莽细细地打量着这群邈里邈远的猿人，发现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有的毛发虽然因为长期未梳理而缠结在一起，却还是色泽光鲜、油光闪亮的；有的毛发枯黄，沾满了草屑与残叶；有的根本分辨不清毛发的颜色，看上去乌蒙蒙的，仿佛覆了一层厚厚的土，时不时有善跃的跳蚤在头顶窜动，像一群在灰黄色的山坡上艰难地生存着的缩小的羚羊。莽默默地边吃着草籽儿，边瞧着，觉得很有意思。

一只个头儿比莽稍小一点儿的瘦瘦的幼猿奇怪地咧着嘴，龇出黄得发黑的牙齿，扯着灰得发黄的头发，悄悄地踱到了莽的身旁。它狭长的眼睛牢牢地盯住了莽，好似某种长有獠牙的兽。

莽困惑地望着它。

它在莽的脖子上拧了一把。

很痛，莽哇哇地哭了，装满草籽儿的猛犸头骨跌到了地上。

瘦猿一把将猛犸头骨抱在了怀里，用黑黑的手大把大把地抓起草籽儿，塞入口中。由于塞得太急，瘦猿并不很宽的嗓子眼儿一时吞不下去，腮帮便迅速地胀起来。

“咔！”瘦猿的脑袋被狠狠地捶了一下，腮部辛辛苦苦积攒起的草籽儿一时间都喷在了地上。一只比它高得多、也强壮得多的脸色黝黑的少年雄猿将猛犸头骨一把从它怀中硬夺了过来。瘦猿没去理会，慌忙抓起刚才吐在地上的草籽儿，以极快的速度将滚满尘埃的碎屑贪婪地吞入腹中。

少年雄猿踱向一旁，肥黑的五官尽最大可能挤出了一丝铁树似的笑容，粗硕的眼皮聚成了一条线。它小心翼翼地把盛着草籽儿的猛犸头骨递给头顶别着一束红缨穗的少年雄猿，仿佛那是一窝易碎的鸟卵。本来，黑脸雄猿的身材在少年猿中就已经十分高大，这只少年雄猿比黑脸雄猿还要高出整整一头，色泽亮丽的红缨穗更使它显得气宇轩昂。红缨穗雄猿大大方方地接过猛犸头骨，拈起一撮草籽儿，慢条斯理地放入自己红润的嘴唇。它斜起眼睛，将眉毛微微皱成了弯月状，打量着那只趴在地上捡拾草籽儿的瘦猿，神情中含着一丝不快。

在莽看来，瘦猿吞食草籽儿的样子也确实恶心，以至于根本就不像是一只猿人应当做出来的动作。莽忽然觉得，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下去了。

这些不速之客风卷残云般地将叉和咕咚递给它们的食物一扫而空。

“呜噜噜！”毛发花白的老母猿又发出了庄重而威严的声音。“呜噜噜！”“呜噜噜！”声音在洞穴的四面八方雷霆一般地响起。老母猿看起来很特别，无论在它张开嘴巴还是闭起嘴巴的时候。

当老母猿闭起嘴巴时，脸上所有暗灰色的线条都一齐垂向下方，嘴角耷拉着两团晃晃荡荡的皮囊，像两只被胡乱团起的布袋，又好似两只皱巴得不成样子的山核桃，显得丑陋而衰老。然而，一旦老母猿张开嘴巴，它稀稀落落的牙齿立刻蛮横却又不失风度地集体亮相，弯弯的下巴顿时骄傲地突起，猛地将面部所有深刻的纹路推向上方，铸成一座座威严的纵横交错的山峰与峡谷。

莽用小手揩去了鼻梁上的泪珠，笑了起来。它或许觉得这种打雷似的仪式很好玩儿，或许觉得老猿的样子有着许许多多可以细细琢磨的独到之处。

莽的父母却并不这么想。咕咚下意识地 toward 放置干果的石槽